杨海锋

浙大城市学院工商管理系教师

醉心于人文公益的“理工男”

——访浙大城市学院工商管理系教师杨海锋

杨海锋，浙大城市学院工商管理系教师。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他致力于人文公益事业，创办无形书院、生生学堂、健心房等帮助生命成长的社群形式。曾荣获“学生最喜爱的老师”、“最美读书人”、“最美公益人”、“感动杭城十佳教师”等称号。

生生学堂经典诵读

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这是从一间不大的社区活动室内传出的诵读声，这些诵读者既有垂髫童子，

也有青年家长，还有耄耋老人。伴着典雅的弦歌之声，让人宛若回到两千多年前的洙泗之滨、杏荫之下。这里，就是杨海锋创办的生生学堂义塾。在这个简陋的斗室之内，历经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在这些平凡的家长和充满梦想的孩童中绵延传承。

很多人可能会以为这间学堂的创办者一定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人文大咖，实际上，杨海锋是典型的“理工男”。

初心：内圣与外王

在那个“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杨海锋高中选择了理科，大学本科学的是机械制造，研究生学的是管理工程。尽管成为了“象牙塔”里的佼佼学子，但他在技术知识的海洋里漫游时，总是感觉少了些什么，生命无法安顿。为人生问题所迫，他经常跑图书馆，从羊皮卷、卡耐基，到尼采、弗洛伊德，到庄子、孔子……在这些书里，才找到一点慰藉。

几经转折后，杨海锋最终进入大学执教。大学教师这个职业是他心仪的，但离他的理想尚有距离。大学里更关心知识灌输和论文生产，而很少关心“人”的生命成长和精神圆润。杨海锋看到校园里许多年轻人，就像当年的他自己，听过很多的课，却依然过不好自己的人生。他想把自己从写论文评职称这种与生命很隔膜的生活状态中解救出来，他希望大学里多一些“生命的精神交往”。杨海锋借维特根斯坦的话打趣说：“一个人不可能既是大学教师，又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努力跳出教师角色的窠臼，和自己真诚相见，也和学生相互看见。

于是，2005 年，杨海锋和一位昔日的同事莫杨一起，开了一门别开生面的公选课。他俩是邻居，都是理工出身，都是在研究生阶段将自己的学科转到了社会科学，都有强烈的现实关怀。除了共同点之外，他俩的区别是一个内（喜爱哲学、心理），一个外（喜爱历史、经济）；一个在“象牙塔”内，一个在“象牙塔”外。为此，他俩给这门课取名为“从内圣到外王”。顾名思义，内而修身，外而经世，代表人生的两个面向。他们开这门课的本意，是希望和学生一起探讨一个“人”如何在当下的社会里安身立命。

“从内圣到外王”一经亮相，迅速在校园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十五年来始终是

人文行走

最爆棚的选课之一。有学生说:“这门课是我见过大学里思维最涌动的样子。”如今已身为公司老总的叶笑凡还记得十几年前的一次课:“上课没多久,停电了,据说电一时半会儿来不了,隔壁教室的师生们都陆续离开了,但在我们这个教室上课的学生仍意犹未尽:‘杨老师,我们继续,我们给您点灯!’前排同学不约而同地把手机亮起来。就这样,在点点微光中,课上到很晚,因为没有铃声,大家几乎忘了下课。”

传承:于无形中绽放

虽然“从内圣到外王”开启了生命交往的通道,但上课毕竟还是“带着镣铐跳舞”。几年后,杨海锋索性在课外办起了“无形书院”——名字取自《老子》“大象无

日新晨读

公选课

形，大音希声”，其寓意是秉承中国传统书院精神，旁采西方“无形学院”（invisible college）理念。

每周末晚上，杨海锋都会和自发而来的大学生们一起“经典会读”，十几年来风雨无阻，至今已办了 325 期。这个读书会完全不同于课堂，不讲课、没学分，只有自由平等的对话、聊天、谈心。

每周的一个清晨，六点多天蒙蒙亮，他会亲自到学校的陈家河畔，和学生一起“日新晨读”，早起修身，涵养朝气。这晨曦中的坚定身影、琅琅书声，已成为校园清晨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

周末，他还经常带学生“人文行走”，到孔庙瞻仰孔子和他的弟子，到余姚参访王阳明的故居，到皋亭山寻找文天祥的足迹……将经典有字书与天地间无字书相互印证，到历史的现场感受先贤的心路。

作为心理咨询师，他还在图书馆办了一个“健心房”，每个月开展疗心沙龙（至今已办了八年，42 期）。学生说：“晚上的会读、早上的晨读、周末的行走、每月的健心……在今天的大学里，愿意和我们这样朝夕相处、真诚相见的老师实在不多了！”

何谓“大学”？这是杨海锋从上大学以来时时萦绕在心中的一个问题，他认为《大学》的开篇给出了最好的回答：“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离开了这一点，大学难成其大。对他来说，创办“无形书院”满足了他对理想大学的所有想象，他最渴望的，就是这种学问与生命合一、有体温、有痛痒的教学共同体。

契机：三味书屋 + 百草园

就在杨海锋把这些事情做得风生水起之时，他的大儿子弘毅（二儿子叫弘远，其名字均出自于《论语》）出生了。面对一个崭新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他意识到自己任重而道远。

孩子出生第二年，2010 年，杨海锋在学校的“教工之家”创办了“生生学堂义塾”（这个名字可大有来头，《易经》有云：“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又过了一年，他从教师宿舍搬到九堡金雅苑，又把义塾带到了自己的新社区。这才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个场景。

为什么要办义塾？杨海锋做出了解释，如今城里孩子的生活被作业、考试、培训班充斥着，既没有恣意挥洒童年的“百草园”，也没有熏陶人文经典的“三味书屋”，他希望给孩子们创造一个自由学习、自然生长的空间，给孩子们留一点真正的童年。

“生生学堂”完全有别于社会上泛滥的“读经私塾”、“国学培训”等等。在这个学堂里，没有专门的老师，大小老师都来自普通居民，小孩可以做大人的老师，人人都可以当老师，人人又都是学生，人人也都是义工。

在这个学堂里，没有教条、没有陈规，相反鼓励大家打破“老师”、“课堂”的刻板印象，以最生活、最自在的方式，和孩子们一起学、一起玩、一起成长。每一位志愿者都可以发挥他独特的风格，比如有一次读到“匏土革，木石金，丝与竹，乃八音”，志

孩子们玩手影

愿者妈妈即兴给孩子们吹了一段口琴。

在这个学堂里，没有强制、没有灌输，而是遵循“不愤不启”的原则，循循善诱，润物无声，以此让文化在孩子们的心中自由地开花。杨海锋说：“我们不是要把孩子塑造成如我们所愿的样子，而是希望他们长成为如他们自己所是的样子。”

在这个学堂里，不只有“国学”味。杨海锋说：“‘国学’是近代以来的说法，其实学问本无国界，儒释道经典是世界的学问。所以‘生生学堂’对东西方文化和教育理念兼容并蓄，更不执于人家一人之说。中国文化是主张‘和而不同’的，这里的一切做法都由参与者（包括孩子）在自由开放的互动中力求最大公因子。”

“生生学堂”的活动除了日常每周二、五晚的经典诵读，还有不定期的科学实验、天文观星、人文行走、折纸飞机、露天电影、亲近自然等等。这些活动都是家长自告奋勇带给孩子们的，有地质队员给孩子们分享探险经历，有医学专家带孩子们看显微镜……“下个月还有一个大学生社团要来和孩子们一起表演皮影戏呢。”杨海锋笑着说。

渐渐地，“生生学堂”成了孩子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许多小朋友甚至每周都盼着那几天。有家长惊讶地说：“以前吃过晚饭，孩子也就在家里看电视、玩手机，现在居然拉着我去上学堂。”在杨海锋看来，这正是孩子的天性啊，活生生的人永远比冷冰冰的机器好玩，与其禁止孩子玩游戏，不如为孩子创造一个更有意思、也更有意义的释放生命活力的空间。孩子们生活在一群多姿多彩、互信互爱、有温度、有情怀的人中间，自己就会健康生长。教育不是一个老师的事，也不是一所学校的事，没有合适的土壤、气候、水源，再好的园丁都无法把一棵树种好。而“生生学堂”的深层意

健心房沙龙

义，就是在民间社区培育人文的沃土、气氛和源泉。

展望：理想与坚守

《礼记》云："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一个教育者，真正的教育现场，就在他身边。中国人的教育，从来都是始于家庭、扎根于乡里的。这也正是杨海锋走过的教育之路。

随着"无形书院"、"生生学堂"办得越来越有声有色，也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有希望他到其他社区推广复制的，有推荐他申请企业基金资助的，有建议他尝试商业化运作的，有善意提醒他这么有价值、有影响的事完全可以"变现"的，但

杨海锋都不为所动，安之若素。他也从来不去迎合社会上的国学热、读经热之类的潮流，只是“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

因为在杨海锋看来，文化是生生、日新的，它只能从人心底自发地长出来、涌出来，他不希望它被外在的目标、外来的要求、外部的力量所左右。一路走来，他在身边看到太多做着做着就变味远离了初心的事例，所以他时时提醒自己归零，回到原点。“我们是想和身边的人有更多真实的、温暖的连结，共同营造一个空间，一起读书、学习、成长，仅此而已。”而对杨海锋来说，这个空间不只是一个物理空间，而更

无形书院师友

多是一个心理空间，它需要人的自发性、自主性，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真心和诚意，这种心理氛围是钱买不来的，也是复制不了的，而某些“运作”恰恰会破坏这种心理氛围。

大多数人并不真正了解杨海锋创办生生学堂的愿景，实际上他的本意并不是要在“家”之外建立一个组织并日益膨胀，“生生学堂”就其初心而言，本应而且终将散入千家万户而归于无形，一旦家家户户都有了文化意识和文化自觉，“生生学堂”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用杨海锋自己的话说，“‘生生学堂’这点星火，终将化作万家灯火。”这一见解不仅与众不同，甚至还充满了真知灼见。何为文化？化入人心才是文化。

十年多来，“生生学堂”的参与者和志愿者来来往往，也时有青黄不接的情况，但是，伴随一些志愿者的离开，一些新的志愿者总会自动地补充进来，更有意义的是，这些志愿者也会像种子一样，把文化撒播到更多的地方。杨海锋的学生王鹏辉，十年前是“无形书院”的铁杆成员，也是“生生学堂”的骨干义工。他毕业后回到山东老家，在当地的图书馆也办了一个公益的小学堂，而且一做就是四年。这或许就是“生生学堂”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最好见证了。

我们由衷地祝愿“生生学堂”能够越做越好，能够为我们社会的人文化成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文 / 王 博）